

大雪将至

Ein
ganzes
Leben

(奥地利) 罗伯特·泽塔勒
刘秋叶

译著

译外借

南海出版公司

大雪将至

〔奥地利〕罗伯特·泽塔勒
刘秋叶

译 著

Ein
ganzes
Lebe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大雪将至 / (奥) 罗伯特·泽塔勒著 ; 刘秋叶译

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 , 2018.6

ISBN 978-7-5442-5819-7

I . ①大… II . ①罗… ②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奥地利—现代 IV 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193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7-122

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:

Author: Robert Seethaler

Title: Ein ganzes Leben

©2014 Hanser Berlin im Carl Hanser Verlag GmbH & Co. KG, München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大雪将至

〔奥地利〕罗伯特·泽塔勒 著

刘秋叶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李玉珍

特邀编辑 王 鑫

装帧设计 ABOOK 壹书工作室
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5.75

字 数 85 千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819-7
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各界好评：

本书如同一场美好的思索，思索着远离尘嚣的山谷中一段孤独的生命，以及现代世界如何缓缓地到来。

——伊恩·麦克尤恩（英国著名作家）

这一年我最心爱的读物就是罗伯特·泽塔勒的《大雪将至》……从第一页你知道它将重新安排你的精神世界。这是一个令人惊叹、令人心碎的故事，它封装了一个变化、失去和恢复的世界。

——阿努拉哈·罗伊（印度知名小说家）

我阅读，我惊叹，我享受着每一个句子。罗伯特·泽塔勒轻盈而丰满地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感情。

——沃夫冈·赫尔勒斯（德国知名作家、记者）

一本非常诗意的书，既粗暴又温柔，充满尊严并让人将目光投向小人物。在读了刚开始的那几页后，会舍不得将它放到一边，这证明文学并非依赖引起轰动的题材。

——《时代周刊》

泽塔勒告诉我们，即使是最普通的人，生活也是一场非凡的冒险。

——《周日邮报》

泽塔勒以一个温柔而感人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适应能力，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快乐可以在日常生活和简单的事情中找到。

——《书单》

读者们会发现，泽塔勒从容地展现出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。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

每个举措、每个文字、每个句子——无一不让人细细凝听。这是一首细致、优雅、完整的生命之歌。整个人沉静下来、不能自己，当故事中的悲伤突然止息，却又带来撕心裂肺的大笑和巨大的惊愕。

——《世界报》

罗伯特·泽塔勒在几个独树一帜的场景中，勾画了超过七十载的永恒生命，像一杯苦甜交织的日落鸡尾酒。

——《明镜周刊》

泽塔勒创作出了一部优雅而美丽的作品。

——《华尔街日报》

这本书以一种美丽的语言，安静地、聚精会神地、不带激情地叙述一个人所能够承受的事。这是一位多么令人赞赏的作者，以一本令人无法忘怀的书如此深刻地感动人心。

——《法兰克福报》

罗伯特·泽塔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轻松且灵活优雅的语言，叙述了一颗简朴心灵的故事。

——德国文化广播电台

用令人回味无穷的叙述形式来书写另一个时空的故事。这本书的力量如此伟大、沉静。泽塔勒没有勾勒出一个偏僻的地理区域，而是勾勒出灵魂的境域，我们无一不承载这样的灵魂，我们对所有都如此熟悉。

——德意志电台

字里行间散发着特殊的力量。没有怨恨、没有怒火，人生是如此艰困，却依然扎根深厚。

——北德广播电台文化频道

这本书从第一句就紧紧抓住了我，罗伯特·泽塔勒完全没有冗言赘字，他总能不断找出美好、充满诗意的措辞。这是一本会呼吸的书，在阅读时大脑和心脏都得到足够的新鲜空气。

——西德广播公司

第一章

他的右腿好像比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慢半拍，好像它在每走一步前，都需要一些时间思考，这一步是不是值得它付出这么多的努力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的一个早上，安德里亚斯·艾格尔从潮湿发酸的草袋上抱起濒死的牧羊人约翰内斯·卡里史卡。山谷里的村民都叫他“羊角汉斯”。艾格尔背着羊角汉斯，走下厚雪覆着的三公里山路，去往山底村庄。

出于一种奇怪的预感，艾格尔寻到了羊角汉斯的小屋，并在早已熄灭的炉后、小山似的旧羊皮堆下，找到了蜷缩成一团的他。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、脸苍白得像鬼的羊角汉斯在黑暗中怔怔地看向艾格尔。

艾格尔明白，死神已经蹲在他脑后等着了。

艾格尔像抱孩子一样把他托在两只胳膊上，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到铺着干苔藓的木头背椅上，让他坐好。在这把背椅下，羊角汉斯弯腰弓身背了一辈子木柴和受伤的山羊上山下坡。艾格尔用一条平时系牲口的绳子把羊角汉斯的身体缠起来，捆在背椅上。他把绳结抽得那么

紧，木头都发出了“嘎嘎”的声音。他问羊角汉斯疼不疼，羊角汉斯摇摇头，咧嘴笑了笑。不过艾格尔知道，他在撒谎。

那一年的前几个星期异常温暖，山谷里的雪很快开始融化。在村子里，一直能听到滴答的融雪滴落声和潺潺流水声。可是从几天前起，天气又变得冰冷了，浓密的大雪一刻不停地从天空落下来，好像要用它无所不在的柔软，把整个山谷都吞噬掉，把所有的生命和一切声响都闷死。

路上的最初几百米，艾格尔没有和他背上瑟瑟发抖的羊角汉斯说话，光是注意看路就已经够他忙的了。陡峭曲折的山路在他面前蜿蜒而下，在漫漫大雪中，他只能猜测路到底在哪儿。他时不时能感到羊角汉斯轻微的活动。

“你可不能现在就死啊！”他大声地说，并不指望得到回答。然而，在他走了快半小时后，耳朵里只听到自己的气喘吁吁声，身后忽然传来了回应：“死也不是最糟的。”

“但你不能死在我的背上！”艾格尔说着，停下来把肩膀上的皮带整理好。有一瞬间，他仔细地听着悄然飘

落的大雪，只有纯粹的寂静。这是大山的沉默，是他如此熟悉、却依然让他心存畏惧的大山的沉默。

“你不能死在我背上！”他重复道，又继续前行。

每一次拐弯后，雪好像都下得更加浓密了，持续不停，柔软地，无声无息地。羊角汉斯在他背后动得更少了，甚至到最后完全不动了，艾格尔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
“你已经死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没有，你这个死瘸子！”背后传来的声音清晰到让人惊讶。

“我只是想说，你肯定还能撑到村子里，然后你要做什么就随你便了。”

“如果我就是不想撑到村子里呢？”

“你必须！”艾格尔说。他感觉现在他们已经说够了，接下来的半个小时，他们只是默默赶路。

在离村子直线距离三百米、与秃鹰崖齐高的地方，终于开始有几棵山松树，像驼背的小矮人蜷缩在大雪里。在那儿，艾格尔从路上偏离了，绊了一跤，一屁股坐下去，沿着山坡向下滑了二十米，直到被一块一人高的大

漂砾¹拦住才停下来。在山崖的庇护下，这里没有一丝风，雪好像也下得更慢、更安静一些了。

艾格尔坐在雪地上，轻轻地靠着背椅。他感到左腿膝盖上一阵刺痛，不过还好，可以忍受，而且这条腿没有受伤。羊角汉斯好一会儿没有动弹，然后他忽然开始咳嗽，并最终开口说话，只是他的声音沙哑，而且微弱到艾格尔几乎听不清：“你想躺在哪里，安德里亚斯·艾格尔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死了以后想被埋在哪块土地上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艾格尔说。他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而且在他看来，也不值得为这种事情浪费时间和思考。“土地就是土地，不管埋在哪儿，都一样。”

“也许埋在哪儿都一样，跟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，到头来都没什么差别，都一样。”他听羊角汉斯低声嘀咕道，“但是会有一种寒冷，冷到可以侵蚀骨头，还有

1 德语 Findling，漂砾，是和周边石料相比形状和材质截然不同的天然石块，小则数厘米，大则可达数米甚至数十米，是随冰川活动被从远处“搬运”而来。

灵魂。”

“还有灵魂？”艾格尔问道，忽然感到背上一阵寒战。

“尤其是灵魂！”羊角汉斯说着，把头尽可能远地向背椅边缘外伸去，盯着他面前由雾气和飘雪构成的无形的墙，“灵魂、骨头、精神，还有一切，所有人们一生仰赖和相信的一切。那永恒的寒冷会侵蚀掉人们拥有的一切。书上就是这么写的，因为我是这样听说的。人们说，死亡孕育着新生命。但是人比最笨的山羊还笨。我说，死亡没有孕育任何东西！死亡就是那个寒冷的女人！”

“那个……什么？”

“寒冷的女人”，羊角汉斯重复道，“她翻过大山，穿过河谷；她想来就来，需要什么就拿走什么；她没有脸也没有声音。那个‘寒冷的女人’来到一个地方，拿了 she 想要的东西就走，就是这样的。她路过的时候就抓住你，把你带走，把你随便扔到一个洞里。在人们最终把你埋起来之前，你看到的最后一块天空里，她会再一次出现，对你吹一口气。这之后，还剩给你的一切就只是黑暗了，还有寒冷。”

艾格尔抬头看向飘着雪的天空，有一刻他感到很害怕，害怕天空里会冒出个什么，对着他的脸吹一口气。“天啊！”他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，“那可太糟了。”

“是的，很糟糕。”羊角汉斯说，他的声音因为恐惧听起来有些沙哑。之后两个男人都不再动了。寂静的上空，只听到风的轻声吟唱，它掠过山脊岩峰，把细细的雪粉吹散，飘扬起来。

忽然，艾格尔感觉到一阵动弹，下一秒他就向后倒下去，仰躺到了雪里。羊角汉斯不知道怎么把绳结打开了，闪电般地从背椅里爬了出来。现在他站在那儿，在他的破衣烂衫中看起来干瘪瘦弱，在风中微微摇晃着。艾格尔又开始打寒战了。“现在你马上给我回到椅子上来！”他喊道，“不然你就病得更厉害了！”

羊角汉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头向前伸着。有一刻，他看上去好像在努力倾听艾格尔被风雪淹没的话。然后他转过身，大步向山上跑去。

艾格尔挣扎着站起来，又滑倒了，骂骂咧咧地躺倒在地上。他用双手支撑着身体再次从地上站起来，向以惊人的速度跳着跑走的牧羊人大声喊道：“回来！”但是

羊角汉斯已经听不到他的喊声了。

艾格尔把肩上的皮带捋下来，把背椅扔到地上，跑去追他。但是没跑几米，他就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。这块地方的山坡太陡峭了，每走一步，他整条腿都会陷进雪里，直到腰部。那个瘦弱的身影在他眼前快速变小，最终彻底消失在漫天风雪、难以穿透的苍茫白色里。

艾格尔把手合成喇叭状围在嘴边，用尽全身力气喊：“停住，你个大笨蛋！没有人能逃过死亡！”

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，羊角汉斯已经不见了。

安德里亚斯·艾格尔走下最后几百米山路，回到村子里。他想去金岩羚羊客栈，点一碗油煎馅饼和一份自制植物烧酒，来抚慰他深深受到惊吓的灵魂。

他在紧挨着古老的瓷砖炉子旁的座位坐下，把手放到桌子上，感受着温暖的血液慢慢流回手指。炉子的小门开着，里面的火苗噼里啪啦响着。有那么短短的一刻，他觉得好像在火苗里看到了羊角汉斯的脸，一动不动地从里面盯着他。他赶紧关上炉子的小门，闭上眼睛，一

口喝下烧酒。

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年轻女子站在他面前，双手叉着腰，看着他。她有一头亚麻般金黄色的短发，她的皮肤在炉火的温热映照下散发着玫瑰红的光泽。艾格尔不由得想起刚出生的小猪仔，他孩提时代有时会把它们从干草堆里拎出来，把脸伏在它们柔软的、混着泥土、奶香和猪粪味道的肚子上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忽然觉得它们的样子很奇怪：笨拙、无用，而且愚钝。

“再来一杯吗？”年轻女子问道。艾格尔点了点头，于是她拿来一只新杯子。在她向前弯身把杯子放到桌上时，衬衫的一褶轻轻地触到了艾格尔的上臂。那个轻微的接触几乎难以让人察觉，然而它还是在艾格尔心里留下了一丝甜蜜的痛楚，这种痛的感觉似乎每一秒都更深地陷进他的身体里。他看着她，她微微一笑。

安德里亚斯·艾格尔此后的一生都经常回想起这个瞬间，想起那天下午——在客栈轻轻发出噼里啪啦声的炉子前的——那个短暂的微笑。

他再次回到野外时，雪已经停了。天气寒冷，空气

清新，一团团的云雾沿着群山上升，山顶在阳光里闪耀着。艾格尔离开村子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在深雪中跋涉回家。

山林的溪流边，在离老木栈桥顺流而下几米远的地方，几个孩子在嬉闹玩耍。他们把书包扔在雪里，在溪床上到处攀爬。几个孩子坐在冰面上沿着溪道向下滑；另外几个手脚并用，在冰面上爬行，静静地听冰下轻轻的汨汨流水声。看到艾格尔后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开始喊：“瘸子！瘸子！”他们的声音在玻璃般的空气里听起来响亮而清澈，像是年幼金雕的叫声——它们在山谷上方的高空盘旋飞翔，伺机叼走跌入深谷的岩羚羊和牧场上的母羊。“瘸子！瘸腿！”

艾格尔把背椅放下，从山溪岸边悬着的冰面上掰下一块拳头大小的冰块，向后远远拉起手臂，把冰块朝那些孩子的方向用力扔了出去。他瞄得太高了，冰块从孩子们的头上远远地飞了出去。在它飞行轨迹的最高点，那一刻，冰块看起来好像要就那样静止住，悬挂在那儿，像一个在阳光中闪闪发光的小天体；接着冰块就掉下来了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覆满白雪的杉树的影子里。